

父子續義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聚珍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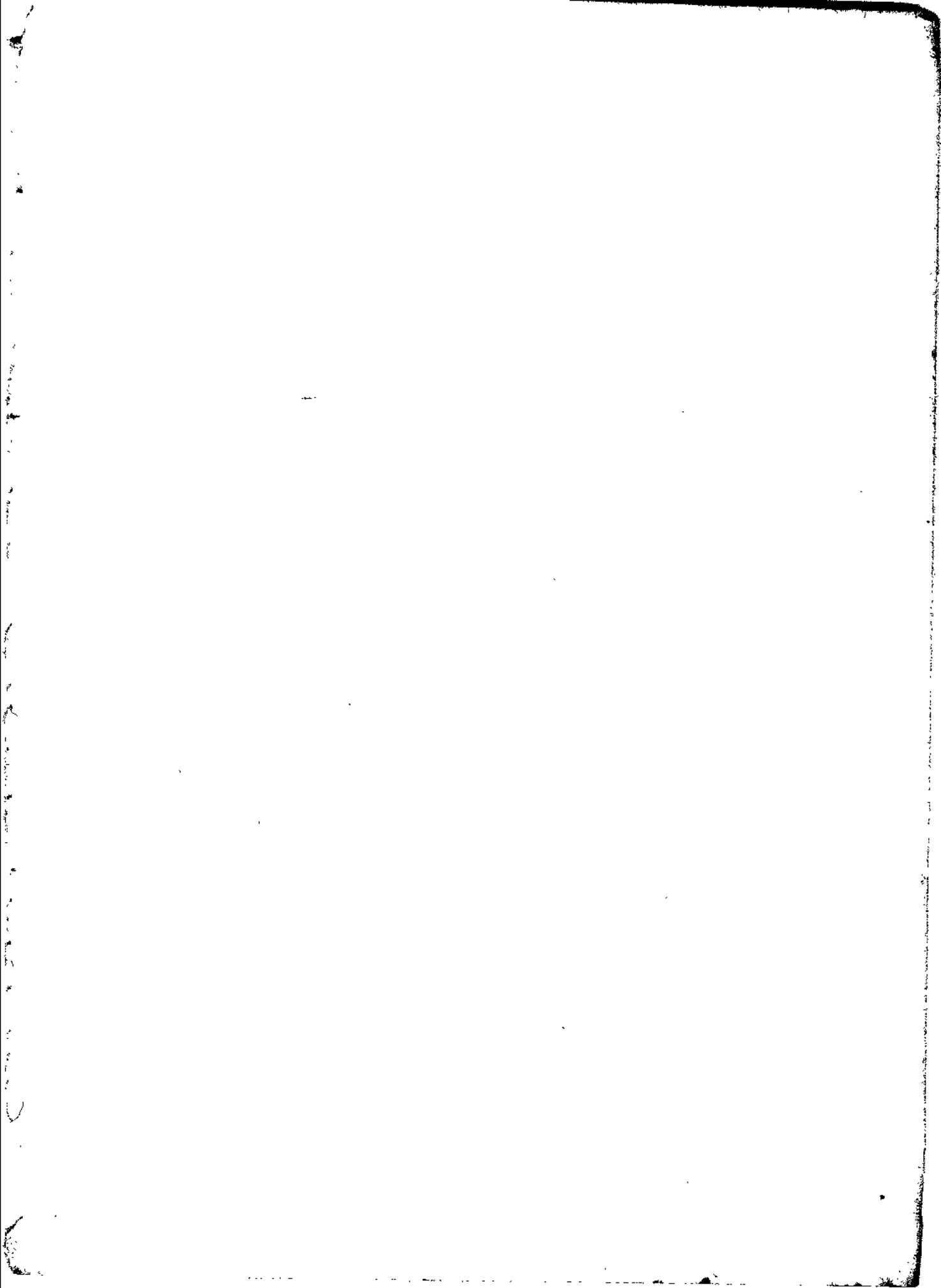
杭縣 吳汝霖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文子續義原序

禹受計子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
嘗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
見于史記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
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
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注乃十二
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
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
適越耶不可攷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靜而疏
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遯世雖嘗領閒臺珍
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于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
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
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
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
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子
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原缺二字
已蓋計然嘗受于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
區區廢居操縱從事于鞭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
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
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于利害禍福之外
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
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
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
旨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
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沈寥虛閒胸中
繁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

登籌峯望玄墟求鷗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辛熈
撰



文子續義目錄

卷一

道原

卷二

精誠

卷三

十守

卷四

符言

卷五

道德

卷六

上德

卷七

微明

卷八

自然

卷九

下德

卷十

上仁

卷十一

上義

卷十二

上禮

臣等謹案文子續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

當塗人武康計纂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
攷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子錄惟半蠟陵陽集
有爲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纂峯真率錄序稱
洞微先生祖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
至今歲某甲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才
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
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矣文
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
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
纂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之說不
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爲說者則題續義
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尙載
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
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
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
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
原文釐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
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
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
言篇求爲寧求爲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下
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明刊本無言字
于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
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
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
又微明篇聖人見福于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
字作先又上義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

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
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
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句
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
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
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
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乾隆四十
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禮部主事臣任大椿

文子續義卷一

宋 杜 道 堅 撰

道原案此篇續義原闕今仍錄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滂沱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于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壅一作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離已琢還復于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

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履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乘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于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

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虛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倂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立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矐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于道者，反于清靜。」

究于物者，終于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卽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茲邪畏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于物，卽易易而忘其本，卽合于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樂，不忻忻，其于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于物而繫于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于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濫，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無，實生于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觀察，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

其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今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本一作閱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于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于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暗息耗滅益過于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螭蛟音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刺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立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龜安靜藏于不取行于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接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于舌而先敝故柔弱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雖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志乎中者即釁虎可尾也而況于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于非譽目淫

于彩色禮賈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
乎志鎡鋸爲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
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遯于民間故曰民
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
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
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
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
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
于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
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
龍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
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
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
功即無名有名產于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
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
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
有名即復歸于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
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
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古者民童蒙不知
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
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踵踵視瞑瞑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
風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畸
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爲世俗

文子續義卷二

宋 杜 道 堅 撰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于心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續義〕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神有也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續義〕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兩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于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于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續義〕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于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續義〕人之生也受命于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生者夫是之謂真人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

大哉君臣垂心倍誦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惟同乎太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續義〕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垂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太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卽近近之卽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案〕萬物下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于太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案〕醉二字通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續義〕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合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買故于此時日月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

〔續義〕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指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處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圓天陰陽所壅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蹢躅侗然自得莫知其所以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續義〕六紀將終三皇不作而後太昊氏出當此之時太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爲矣觀象制器結繩爲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治金爲釜庖生爲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案〕此下無而不以爲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爲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積惠重貨使萬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案〕禮一作體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續義〕道德之于五常陰陽之于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本作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續義〕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僞鮮不喪于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于方外行于無門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拘于世不繫于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續義〕身不繫于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于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于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沉淪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于智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攷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續義〕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續義〕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噉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于外智慮蕩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

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

〔續義〕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乎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于內則神氣動于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竊竊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于治難矣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續義〕陽燧召火非日不燬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于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惟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于此豪末于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續義〕表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

心爲身本則知君爲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刑罰不用而姦邪服本根既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續義〕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實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聲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縣縣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句爲名〔續義〕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賢〔續義〕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

〔續義〕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爲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爲

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賢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各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續義〕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以與古爲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于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續義〕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懼恒，非正爲也。自中

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于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續義〕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襄弘之死，于君申生之死，于父，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爲哉？聖王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元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續義〕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辟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于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垂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續義〕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匠人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局鑄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惜于中，發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續義〕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惜于中，發于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卽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卽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續義〕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而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老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于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閱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各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

無所不通。

〔續義〕因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趯，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趯恥聖道而獨亡乎己，于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各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于不可見，終于不可及，處于不傾之地，積于不盡之倉，載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續義〕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于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

不失國家寧康

〔續義〕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于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于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文子續義卷二